

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彙編

文選學研究

南江濤 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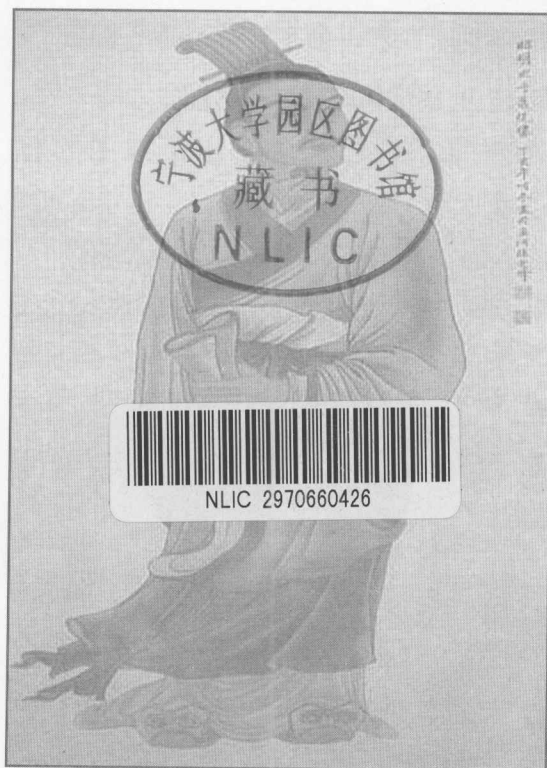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彙編

文選學研究

下冊

南江濤 選編



圖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註1) 芳丹卜羅 (Fontainebleau) 爲曼殊斐兒死處。

英詩人雪萊 (Shelley) 與開茨 (Keats) 皆客死。

我現在很慎重的在此地介紹志摩的『曼殊斐兒』給大家，他的這篇曼殊斐兒訪問記，很使我感動，中國

的文壇裏久不見這種凄美動人的文字了。曼殊斐兒的生平，雁冰在四月號本報的海外文壇消息裏曾略說了些，下面一篇『簡理想的家庭』便是曼殊斐兒的作品，我們讀了，略略的可以窺見這個女小說家作風的一枝一葉。

(西歸)

「文賦」 (讀書雜記)

近來創作的小說，產生得極多，極快，我幾乎每天至少要被逼的費去二三個小時去看這些作品，但這些創作產生的『量』雖大，他們的『質』却似乎不大十分純粹，十篇之中，還沒有一篇能夠引我很有興的把他們看完了的，大概他們的缺點，不外如陸機文賦裏所說的：

「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瑣，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囂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因高聲而曲下……」

但粗枝大葉，妍蚩相混的病好醫，而患了尋虛逐微，悅目偶俗之兆，則爲必死之症，而現在的作品僅求其『質良』而文辭略次，『混妍蚩以成體』的作品，已不可多得，大多數的小說，不是空想的『尋虛逐微』的，便是斷斷的『妖冶偶俗』的，如果現代的新作家永久的多數的都循這兩條路走去，我恐怕偉大的文藝作品的產生時機離現在還很遠呢，這也許是我的杞憂，但我總懇切的希望大多數的要在將來的文藝之國裏努力的作家在向這兩條絕路上跑着的時候，略略的佇想一會，再認定目的走去，我們寧願看見粗枝大葉而富於甜汁的作品，多量產生，而不願看見有空虛的，偽美的文藝出來，『生活然後著作』，我希望大家都記着這句話。

(西歸)

合作爲斷，實見有許多青年，都偏於一方面的發達，這是危險不堪的。所以各個人也當使身心兩方面，同時的發達，則個人的能力，自然可以增加了。倘若個人的能力，都能增加，那就是社會國家的幸福，也就是全世界的幸福了。由社會學者，研究的結果，知道合作的精神，是由人類自私自利的心理，改爲服務犧牲的精神。惟這種大改革，確是很難，勢非利用教育的方法不可。因爲使人類自私自利的心理，停止發展，使服務社會的心理，日益增加，這實是教育者的責任呢。

評

傳

曹子建評傳

吳 澤

我們只要一談及三國時代之文學底代表，除建安七子之外，總沒有不想到曹氏父子的。曹氏父子在當時，憑藉了他們高貴的身分，又都富有文學的天才，因得握當時文學界之牛耳。而當時一般文人才士亦無不樂與之交游，甚且欲得其一言以爲重。試觀魏文（曹丕）之典論，及其與吳質書中，於當時七子一一加以品評，時有褒貶，再看陳思（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便知當時之才士，差不多都入了曹氏之網羅，雖以陳琳之才，亦以得陳思一言贊許以爲榮。於以知曹氏父子在當時文學界的勢力了。

曹氏父子中，尤推子建爲獨步，後之評論者，亦靡稱子建之才獨乃父兄之上，故鍾嶸詩品至列子建於上品，以爲孔氏之門如用詩，則思王直可入室，此雖未免過於抹殺了魏武魏文，然亦足見後人對於子建之傾倒了。

固然，他們父子們，都不過是貴族的文學家，他們的作品，也都不過是些貴族的作品，在今日，好像沒有提及的價值，其實呢，他們在過去的文學史上，曾佔個重要的位置，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那末，我們對於他父子們就不能有個相當的注意了。何況子建這個人，雖出身於貴族中，而他當時那種不幸的遭遇，卻非常教人憐惜；因此，他底作品，一方面雖不免有些帶點貴族的氣味，但一方面自亦不少是他自己的情感之結晶，那末，我們對於子建底作品，就不能不另眼視之了。

(二)

自來詩人底身世之不幸，除李後主與陳後主外，我們便要數到子建了。自然，這兩位後主，當日所遭之不幸，實有過於子建，然而子建底身世，實際上正有點和這兩位亡國的天子相似呢！不說別的，我們但看子建曹魏武佐日，幾有立爲太子之希望，假使他稍有點熱心，不愁得不到手；然而不幸，一方面他既讓了他底哥哥做了太子，而一方面他的哥哥却要多方不容他，甚且欲殺之而甘心焉；可憐他此時不獨無權在手，就連行動的自由也沒有了；此其身世之不幸爲何如！我們試一讀他底七步詩：

「煮豆持作羹，漚豉以爲汁，其在釜中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有不爲之下淚的麼？當時雖以魏文之惡，聞之猶有慚色，總不能不算他還有點心肝了。

古人所謂「詩窮而後工」這句話，施之子建，雖未見得怎樣確切；但子建當日的境遇雖不算窮，而他底身世之遭遇總算窮迫到了無可奈何的境地了；正惟

如此，他底作品，才「博得後人無限的同情與愛慕，正惟如此，他底情感，才發洩得到了極點；那末，他底身世就不幸，但另一方面卻不能不說是他底大幸了。正如我們一提起南唐李後主與陳後主來，都不禁可憐他們亡國的慘慘；但只要一提及他倆在文學園地裏所致力的工作，誰不色然眉飛，為之贊歎不置呢！

(二)

從忠孝心從事文學的人，須是一個淡於功名的人。蓋文學家的心境，是極純潔的；不容有絲毫的索累。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就可以恍然於子建當日為什麼視太子之位為無足重輕了。魏志子建本傳裏，有幾句敘述他為人的話，很可以令我們注意，本傳裏說：

「植既以才見異，……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

又說：

「惟簡易，不治威儀，與馬服飾，不尚華麗。」

表面看來，子建這個人，似乎是一個無用的狂人；然因此正可證明他是一個真正的文學家，所謂性情簡易，不治威儀，任性而行，不自雕勵，……差不多都是文學家的特性，假使子建當日不欲在文學的園地裏有所成就，而要在貴族裏中，討其繁華的生活，圖其虛榮的爵位，那末，他一方面或者可以很輕易的做了太子，乃至於做了魏主，而一方面他對於文學這方面的致力，自然不免加疏，至亦不過以其餘暇治之而已，則他這個人那裏會得像現在這樣博得人們的贊許呢。

記得有人似乎曾這樣說過，以為子建是一個忠於魏的人，他所以不願為太子，就是心願眼見以魏代漢的原故。故他之不願為太子，就不啻是不願為魏主的表徵，此種意見，我們姑無論他有根據與否；子建當日究竟沒有這樣的心思，但我私心以為，子建當日所處的境地，實不容他不出此途，一來因為他是一個愛好文學的人，功名心不免就薄些；二來他素知其兄之深心，如其事求勝於地，將來終不免為其所中傷；他為免禍起，故不得不轉到任性而行，飲酒不節這條路上來。他此種態度，由表面看去，似有些近於狂放，然實際上，其背明真不知含有幾許的傷心與隱痛呢！

詩之主要特質，在於發洩人之情感。這種情感，差不多就是詩底唯一生命。它之所以能引起人們內心的共鳴，全在它有此種不可磨滅的生命；尤其是當文學家心境不平時，他所表現的情感，更加博得人們激越的同情，誠然呵，我們試一讀子建集中，那些自傷身世的作品，誰能不為之一掬同情的淚呢！子建一見忌於其兄，遂致半生潦倒，悠悠不得志而終，我們只要翻開他底文集一看，那種怨抑不平之氣，處處流露於我們的眼前。我們試設身處地替他想想，世間至親者莫若兄弟；至於兄弟間不睦，又怎親的怨呢？可是話雖如此，又怎的怨，實際上仍舊很溫和的，不失風人忠厚之旨，並不是十分的顯着怨憤。正惟如此，故人讀了，越覺其有至情，越欲仰其人格之輝煌！

(四)

我們讀了子建詩，最使我们感動的，便是他詩中流露的那種純厚的人格，蓋子建實是一個天分很厚的人——一個深

於情的人。他雖然很不幸的碰到了那位無情的哥哥，可是他這個人卻實是一個篤於兄弟之愛的人。試看他底「釋思賦」有云：

「彼離反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況同生之離別，重垂憂而為難！繁華之同池，美比之其林，亮根異其何成，痛別離之傷心！」

「家弟出族從父鄉中，伊子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他待手足的情愛是如此，再看他底「求通親親表」有云：

「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違其親者也。……退省諸王，常有威成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照，使諸國慶向，四節得展，以發貴之歡慰，全怡怡之篤誠。」

他對於親親之誼又如此。再看他待朋友的光景是如何。藝類引一首有云：

「主將千金，實奉萬年，久要不可忘，蕭瑟義所允。誰謂君子，聲折欲何求？」

他愛友之篤又如此，可知子建實是一個性情中人，所以他無論待人也好，接物也好，待自己的至親也好，待朋友也好，無任而出之以至親；這是讀他詩的人，誰都會覺到的，然而最不幸的，他偏生碰着一位狠毒猜忌的哥哥，處處待他無情，處處教他灰心，這也難怪他在詩中處處發着怨抑不平之氣了！

子建之所以勝其父兄處在於此，而所以見忌於其兄亦正在於此，其一方面最其才之高於兄，一方面又恐其不妄子位，誠為不利於己，所以對於他不免遠

步防範起來。他底居心，未嘗不想一尋得了他的過失，便將置之於死地，無奈一方面礙着有母后之鍾愛，一方面又急切尋不出他底破綻來，於是對於子建唯一的方法，便是無權給他。看子建在「諫取諸國士恩表」中有云：

「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封策書，封於東土，以屏威靈，為魏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十歲，順，……顧不足以自衛，況復重寄重與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衛王室，臣竊自笑矣！」

不但此也，本傳又載他「每欲求別見，獨談及時政，幸蒙試用，終不能得。」再參看他底「陳謝表」：

「臣生乎亂，長乎軍，又蒙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遠舒羣積，死而不恨矣！……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雲而情心，仰高天而嘆息耳！」

由上兩表看來，可知他底哥哥待他的光景是怎樣的很毒，不但無權給他，又是那樣的疏遠他，此其處境之危難為何如！所以他在「求親通親表」中不得不懇切的說道：

「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隳壁，臣初信之，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歸自北冀，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

步防範起來。他底居心，未嘗不想一尋得了他的過失，便將置之於死地，無奈一方面礙着有母后之鍾愛，一方面又急切尋不出他底破綻來，於是對於子建唯一的方法，便是無權給他。看子建在「諫取諸國士恩表」中有云：

「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封策書，封於東土，以屏威靈，為魏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十歲，順，……顧不足以自衛，況復重寄重與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衛王室，臣竊自笑矣！」

不但此也，本傳又載他「每欲求別見，獨談及時政，幸蒙試用，終不能得。」再參看他底「陳謝表」：

「臣生乎亂，長乎軍，又蒙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遠舒羣積，死而不恨矣！……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雲而情心，仰高天而嘆息耳！」

由上兩表看來，可知他底哥哥待他的光景是怎樣的很毒，不但無權給他，又是那樣的疏遠他，此其處境之危難為何如！所以他在「求親通親表」中不得不懇切的說道：

「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隳壁，臣初信之，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歸自北冀，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

的失意呢！

(五)

子建當日曾一度上表求自貶，看他底「求自貶表」有云：

「故慈父不能愛無子之，仁君不能高無能之臣。」

這話雖似不說，然字裏行間真不知含有幾許的隱痛！蓋他當日所以要求自貶，因他一方面既不得於其兄，一方面又恐自己無功受祿，或增罪戾，遂乃出此一舉耳。他在「陳謝表」裏更有兩句極傷心的話道：

「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

中，處處都託之於失戀的婦人之哀音，
以其幽怨，那種溫柔發亮，如怨如慕
之情，溢於言表！試看他底「出婦風」
道：

「妾十五而束帶，離父母而適人，
以才薄之隨賢，奉君子之清塵。承
顏色以接意，恐辭賤而不親，悅新
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琴！遂摧顏
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
見棄，心切切以誰施！嗟冤結而無
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
，悼君施之不終！」

這個不幸的棄婦，便不啻是他自己
的綽影了，再看他底「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
辭嚴親，來為君子仇，倍勤在朝夕
，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
如瑟琴，何意今摧頽，曠若商與參
！」
同樣的，在現實篇裏，都是借夫
婦反目來比驗他們兄弟間的失和的。詩
中一種悵然失禬的情緒，煞是可憐！惟
其怨而不怒，乃愈增人無限的同情之感
耳！更看他「浮萍篇」的下半節道：

「棄我自有年，不若桂東園，新人
雖可愛，無若故人歡，行樂有反期
，君恩儼中還！」
這位棄婦，於被棄之餘，猶疑心冀
其良人或有心轉意之一日，此情可憐
，亦復可哀！故此可見子建當日那種委
曲求全，欲以感悟其心的苦心了。

(參考)

一文藝評論

李易安底抒情詞

王國章

(續)

了，世事的變幻，深深印入了腦中，這
被愁緒縈繞着的女詞家暮年情懷是怎樣
呢？我們看她的永遇樂：——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
？染柳煙濃，春意如幾許？元宵佳
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
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
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
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
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向
花間重去。不如慣羅兒底下，聽人
笑語。

一個多情感的人，達到盛事，別人
越覺得起勁，他越覺悲傷。或者因此越
及從前和推及將來而至下淚，這個老女
文學家，曾經過許多變遷，閱歷了多少
世故，像這萬戶歌騰元宵，她怎能不觸
情傷懷，引起從前的悲思呢？「來相召
，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這派真何
等闌珊。「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向
花間重去。不如慣羅兒底下，聽人笑語
」這種暮年的悲痛是多麼深切，而幾句
的篇幅，更有細緻。

易安底詞以外還有些，或是內含情
懷稍少，或是古興氣太重，所以我不錄
了。但我們儘讀了以上的也可知道這位
作家的作風了。知道她的作品是：——
(一)內含的情懷豐富，故說來
真切動人。
(二)受古典的累說，故詞意有
時難暢達。

就(一)論固是作者的好處，就(二)

論却是作家底短處了。但我們却不能因

跋古層冰陶靖節年譜

陸侃如

這陶靖節年譜是嘉應古層冰（直）所著，爲隅樓叢書之二，民國十五年出版。他的主旨是在證明陶公「止有五十二歲」。陶公卒於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由此上溯，他應該生於晉孝武帝太元元年（丙子）。原來宋書本傳說陶公「卒年六十三」，所以他應該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前三年，梁任公先生作一個新年譜，斷定宋傳爲誤，以爲陶公「得年僅五十有六」，所以他應該生於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古譜作於梁譜以後，自認爲梁譜的修正案。梁先生把隅樓叢書借給我，囑我考查這修正案是否可以成立。現在把我的意見略述一下。

陶公的年歲既如此紛歧，我們所引用的材料應該格外嚴格。材料若是毫無疑義，結論自然也不易搖動。依我看來，左列四種都是不能做考證的根據的：

- （1）有異文的詩句。陶詩中與年歲有關係的地方大都有異文。例如游斜川「開歲倏五十」一作「五日」，序「辛酉正月」一作「辛丑」；又如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奄出四九年」一作「四十」，題「戊申」一作「戊午」；又如怨詩楚調「僊俛六九年」一作「五十年」。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此用「辛酉」，彼用「辛丑」，此用「五十」，彼用「六九」，取來駁去終無定論。我以爲在未能定異文孰是孰非以前，這種詩句均無作證資格。
- （2）含混的數字。陶詩數字雖多確定，然如祭從弟敬遠文「相及齟齬」一句，究竟是指幾歲，實不易斷定。（參看後文。）
- （3）未書年月的詩。陶詩有年月者僅十餘首，其餘便無從妄斷。例如歸田園居有「一去三十年」之句，但我們實無從知道此詩是否與歸去來辭同時之作，不能武斷乙巳年爲三十歲。

(4) 旁人的記載。自己的作品尚多含混，何況旁人的記載？例如陶公的歲數，蓮社高賢傳和顏誅及南史本傳均未載，惟蕭

傳與晉書宋書本傳有之。然譚嗣同筆識引邵寬說，「梁昭明太子傳不載萬年，」則蕭傳所記年歲或為「後人所增。」晉書又是晚出的，故六十三之說僅見宋傳，當然不無可疑之處。

總之，凡能引起無謂的爭辯的，凡有些微可疑之處的，均在擯斥之列，都不能作我們考查陶公年歲的證據。

經這樣嚴格的審定後，我們方可得確實的結論。我以為真能作我們考查的根據的——是陶公自己作的，作詩年代無疑義的，確實標明歲數的，而各本並無異文的——只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一首。其中有這兩句：

閒居三十載，

遂與麀事冥。

這可以證明陶公在辛丑年是三十歲。依此推算下來，他死時（丁卯）年五十六。這是鐵證，是任何人所不能打破的。王靜安先生常說：「證據不在多，只要人家打不破。」我們有此一證，便可證明梁先生之說最為近是。宋傳之說，梁譜和古譜已詳加駁斥，不用我來引申。我現在所要說的，是古氏五十二歲之說何以不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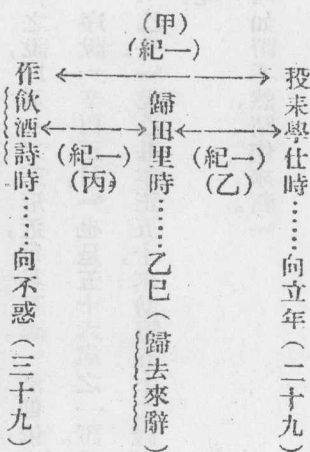
古氏「第一證明先生必無六十三歲，」與梁先生同。他「第二證明先生亦無五十六歲，」共分二項；「第三證明先生止有五十二歲，」共分四項，合計六項。然第二證的二項與第三證第一三項相同，故實僅四項。現在我也分四項來辯明：

(1) 第三證第一項（即第二證第一項。）這是根據祭從弟敬遠文「相及齠髻」一句的，本不是可靠的材料。「齠髻」二字究竟怎樣解釋？說文說「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韓詩外傳說「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齠；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齠。」齠亦作髻，後漢書周燮傳說「始在髻髻，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可見「齠髻」二字是泛指十歲以前，七八歲之時。我們尤其要注意的，這二字的意義並無顯著的分別。不料古氏竟說「齠」為陶公

自指年十二說『及鼫』爲指敬遠年七歲，故二人相距五年，說敬遠卒於辛亥年三十一，陶公當爲三十六歲，故卒年五十二。這是什麼證據？

(2) 第三證第二項。這是根據歸田園居『一去三十年』一句的。但此詩究竟作於何年，我們無從妄斷，故不是可靠的材料（參看上文）。古氏強指爲乙巳年所作，與歸去來辭同時，實嫌武斷。

(3) 第三證第三項（即第二證第二項）。這是根據飲酒詩的。歷來學者的解釋異常紛紜，爲便於讀者起見，先列成一表如左：



飲酒詩作於向不惑之年，投未學仕在向立之年，詩中都有明文。詩中所謂『亭亭復一紀』，顯然指二十九至三十九（如上圖之甲）。舊說要傳會六十三歲，故說從學仕至歸田爲一紀（如上圖之乙），那顯然是錯誤的。古氏卻說從歸田到作詩爲一紀（如上圖之丙），來證明乙巳年三十，豈不是同樣的錯誤嗎？（我們須知歸田必在學仕與作詩之間。依上文考定辛丑年三十來推算，則乙巳年三十四，恰在二十九與三十九之間。）

(4) 第三證第四項。此項證據最薄弱無力。古氏的意思是拿『吾鴛不可回』來傳會『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之事，拿

『烏盡廢良弓』來傳會劉裕誅鋤異己之事。這與陶公年歲並無關係。即依古氏認甲寅年三十九，雖距義熙末尚有五年，而劉裕誅劉毅又在甲寅前，當然不能算作證據。

以上辨明古氏證據的不可靠，第三條并可證明五十六歲之說最爲近是。

我細讀古譜，覺得他的條理很清楚，可惜方法不精密，主觀色彩太重，常常強證據就己，而對於材料又不注意審定。我再舉兩個例子。譬如上文所引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閒居三十載』一句，本是鐵證。古氏也知不易打破，於是杜造『三當爲二之謬』之說，以爲『二三形近，每易互譌』。然即依古氏說，辛丑年二十六，亦與『二十』不合。這是第一個臆說。遊斜川說『開歲條五十』，序說『辛酉正月』，也是五十六歲之一證。只因別本『十』作『日』，『酉』作『丑』，故不能算鐵證。而古氏竟把『辛酉』改作『乙丑』，說乙丑年正五十，來助證五十二歲之說，真是大膽之至。這是第二個臆說。他的考證既如此不精密，如何能得真實的結論呢？

『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十五，二十七，夜十一時，跋於北京，清華園。

讀阮嗣宗詩札記

蕭滌非

阮詩之難通也舊矣。文心云：阮旨遙深。詩品謂厥旨淵放，歸趣難求。延年注解，怯言其志。蓋其命意遺辭，窮極變化，而造懷指事，興寄無端，風格高古，形態萬千。後之學步邯鄲者，既未得其髣髴，而淺見寡聞之士，又以眩於故實，艱於檢討，亦復望而生畏。於是詠懷之作，乃成千古絕響矣。余從黃節先生受阮詩，一年而竟其業。先生窮數載之力，成爲阮步兵詠懷詩註一書。序二篇，見本誌第五十七期文錄。精確詳贍，蒐集靡遺，而體會入微，尤多獨到之見。發潛德之幽光，實後學之津梁。然先生平日所講，妙旨精義，往往有超出於文字蹊徑之外，而爲註解所未詳者。茲特就平素所錄，作爲札記一篇，略加組織，亦間出臆見。於嗣宗之身世思想及其作詩之藝術等，逐加闡論，其亦治阮詩者之又一助歟。

阮詩爲詩中之最難理解者。揆其故，蓋有二焉。其一環境之關係。嗣宗於魏室，心懷眷戀，而不敢明詆晉室，以招非命，故一出之以隱語，迷離恍惚，莫可究詰。其二用典之關係。漢魏詩用典本極隨便，全憑一時記憶，信手拈來，故多與原來故事不同。詠懷詩中此類尤多，非細心尋繹，殆難究其指歸也。如其四十二詩園綺遯南岳，伯陽隱西戎，以終南山爲南岳，以流沙之西爲西戎，卽其例也。此在唐宋詩人便絕不敢道。

治阮詩應注意三點。(一)觀其志之所之。(二)考其所處之環境。最忌穿鑿附會。(三)賞鑑其文藝。而尤以第(二)爲最要。蓋嗣宗在當時處於進退維谷之地。而內有難言之隱。無論仕與不仕。皆有生命之危險。故其詩如雲龍如霧豹。變化莫測。不可端倪。然亦非故作艱深以文淺陋也。此種詩難講亦難學。亦不必學。惟讀其詩者。則於此點正不可不特別認清。

嗣宗詩之特點。(一)用典變化。(二)命意委曲。(三)情感多哀樂同時而發。此點最爲其奇特處。亦文章最難到處。此種境界關係於作者之工夫火候。初非高才博學所能及也。蓋哀樂分明。已自不易。

古今來有兩大冤枉人。一爲揚子雲。一卽嗣宗。然其說皆始於宋儒。子雲古以比孟子荀卿。而紫陽著通鑑綱目乃直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司馬氏資治通鑑於嗣宗詩亦抑之于嵇康之下。只附錄數首。張和仲千百年眼。曾作楊雄始末辨。力言朱子之誤。以年代推之。謂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惟於嗣宗則據本傳常遊府朝。晏必與。謂爲巧附司馬昭。又謂至勸進之文。真情乃見。是猶未識嗣宗之苦心也。悠悠千載。沉寃莫白。又豈獨張氏一人作如是觀哉。余按本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蓋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乃世道不易之理。嗣宗在當時聲望極隆。倘再吸風飲露以自鳴其高。則殺身之禍。頃刻間事耳。非明哲保身居亂則愚之旨也。嗣宗深知名高不仕。易招猜疑。故不得不陽爲附會。曲與周旋。自晉初之東平相與步兵校尉。嗣宗且不能不磬折而

爲之。況一勸進之文耶。余謂凡嗣宗一切言行。要皆有不得已三字者在。若徒拘泥於其表面之形迹。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賢不肖之相去蓋幾希也。故未嘗評論時事。口不臧否人物。非嗣宗之謹慎也。不得已也。美色當鑪。沽酒醉臥。非嗣宗之好色嗜酒也。不得已也。露頭散髮。裸袒箕踞。非嗣宗之故爲狂態也。不得已也。放蕩越禮。發言玄遠。非嗣宗之曠達也。不得已也。勸進之作亦猶是也。夫不得已而爲之。此嗣宗之所痛心。而後人之所當曲諒者也。詠懷其五十四末二句云。誰云玉石同。淚下不可禁。殆卽爲有感於此事而發。蓋悲無由自明其心迹也。嗣宗於晉爲逸民。於魏亦無君臣關係。觀其四十九詩。豈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時。以孤行士自況可知。然所作勸進之文。要亦自有分寸。所云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友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固可想見也。

工部詩云。嗜酒狂嫌阮。知非晚笑蘧。於嗣宗似亦有嫌。然後世更無論矣。善夫石林詩話之言曰。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皆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清滅聞見。韜精

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于酒者往往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脇。亦何恨于死耶。知言哉。余考詠懷詩中言及飲酒者絕無僅有。是亦可以知其爲人矣。今觀其詩若誰能秉志如玉如金。處哀不傷。在樂不淫。又君子邁德。處約思純。又君子克己。心絮冰霜。又人誰不沒。貴使名全。此豈嗜酒狂妄者之所能道耶。元遺山論詩三十首有云。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世言英雄識英雄。吾謂詩道中亦復如是。

自來對於嗣宗之批評。卽分兩派。(一)懷疑。(二)稱頌。懷疑派之言論。見伏羲與阮嗣宗書。然多爲表部與局部之觀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嗣宗答書並不針鋒相對。蓋不欲求知於人也。然書言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且局步於常衢。無爲思遠以自愁。則嗣宗存心固可見也。稱頌之說。見稽叔良所作東平相阮公碑。殆無一字不滿意。雖時有溢美之言。然語多中肯。如云觀屈穀鳴雁。是以處才不才之間。察巨瓠緯帶。是以遊有用無用之際。夸大辨而御之以訥。資大白而洿之以辱。皆有見之言。夫爲烈婦易。爲貞婦則難。走極端以一死爲快者易。能守其志而全其身者則難。明乎此始可與論嗣宗矣。滄浪謂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又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余於觀嗣宗詩者亦云然。

魏晉之交。老莊之學盛行。嗣宗亦著有達老通莊之論。然嗣宗實一純粹之儒家也。內懷悲天憫人之心。

而遭時不可爲之世。於是乃混迹老莊。以玄虛恬淡。深自韜諱。蓋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非嗣宗之初心也。此點自來無人見得。嵇叔良碑文銘亦純作道家語。以爲稱頌。此實大謬。假如嗣宗真如所謂天挺無欲。混齊榮辱。頤神大素。簡邁時局者。則亦不至蒿目時艱。而徘徊忼怛。以作詠懷詩矣。卽作又何至此之多也。此豈道家絕聖棄智。以文字爲糟粕之旨哉。要嗣宗處世之方。蓋有得之於老莊者耳。觀其四十五詩。竟知憂無益。豈若歸太清。又其七十九。但恨處非位。愴恨使心傷。三復斯言。嗣宗之爲嗣宗。其真面目。概可觀矣。天下最冷淡人。往往是最熱心腸人。吾人於嗣宗之詩之個性。皆當作如是觀。方不受其愚也。

嗣宗爲一純粹儒家之思想。詩中言及者不一而足。第後人多未細究耳。如昔年十四五。志尙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其十五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其十三豈有明哲士。妖蠱諂媚生。輕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其十五河濱嗟虞。敢不希顏。志存明規。匪慕彈冠。我心伊何。其芳若蘭。其四誰能秉志如玉如金。處哀不傷。在樂不淫。恭承明訓。以慰我心。其六嗟我孔父。聖懿通玄。非義之榮。忽若塵煙。其四君子邁德。處約思純。貨殖招譏。簞瓢稱仁。其十一君子克己。心絜冰霜。其十凡此皆儒家之言也。嗣宗分明是學孔子顏子。而觀其六十一詩。尤足以見其儒家守禮安貧之風範。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是也。詩云。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爲動。非法不肯言。渴飲清泉流。饑食并一簞。歲

時無以祀。衣服常苦寒。屣履詠南風。緇袍笑華軒。信道守詩書。義不受一餐。烈烈褒貶辭。老氏用長歎。歷代文人多以高名見殺。在嗣宗前者如屈原。同時者如嵇叔夜。稍後如謝康樂。蓋由於圭角太露。而於處世之道尙未看透。詠懷詩云。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又云。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憂。是嗣宗於此點知之審矣。此其所以更希毀珠玉也。其七十
二詩

詩品云。專用比興。患在意深。阮詩之難理解。此亦一故。又詩品謂阮詩源出於小雅。此殆就其旨趣而言。若其文章之藝術。則實以得之於楚辭者爲多。要皆一底一面。託物言情。而其思想情感之同時湧現。變化無窮。免起鵲落。令人難測。則尤與離騷同趣。要之其立想之高。創意之奇。屈原後一人而已。可參證其
六十八及

七十九
諸詩

凡爲詩皆須合一理字。無論抒情敘事寫景莫不如此。惟嗣宗詩間有超越於常理之外者。此不可不知。又其詩之變化在於思想不專在於字句。至鮑明遠始多在於字句之間。又其轉折處亦全以意行。與六朝唐宋作法不同。

詠懷詩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此詩氣象與態度皆極高。余最喜其薄帷一聯。蓋以其表現一種恬靜之意境。使人想見其當時之襟胸。而音韻之天籟殆亦臻化境也。不用明月鑒薄帷者。雖忌與清風句作對語。然亦在故使薄

我二字錯間於音節之抑揚頓挫便有無限佳趣薄字爲二句穴眼所在又此詩中兩聯皆漸趨對仗已開近體之端。

嗣宗詩多悲愁語其寫景而稍有閒適之意者惟芳樹垂綠葉青雲自逶迤二句而已又此詩所用雙聲疊韻字頗多後人惟工部注意及此。

詠懷其十一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凡詩忽有生乎平常之外者則其中必有難言之隱遠望二句是也不敢直言因青驪逝駸駸而悲乃云因春氣而感我心用意深矣然此等處正須細玩不可以史事牽強附會又此詩通首皆用楚典極見工夫實則亦理之當然蓋不如此便不能上下一氣而失渾成之妙。

嗣宗詩有變化在字句者如其十二詩磬折似秋霜此語甚奇讀者須以意會不可拘泥於字面所謂磬折似秋霜者蓋言秋霜之被於草木向人如磬折也。

中國詩人所以獨多哀怨之言者其故有二（一）所發多係不平之鳴（二）所傳詩皆中年以後垂老時作品嗣宗亦復如是青年人正可不學第取其有裨於身心者可耳。

魏晉六朝詩多從楚辭變化而來其轉折處幾如無縫天衣不似唐宋之有一定方法者可比如詠懷其